

教育哲学应有的功用

■刘文霞,徐海生

摘要 教育哲学有三大基本功用:引导教育方向,启迪教育智慧,提升教育境界。方向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智慧是教育的伟大灵魂,境界是教育的美好追求。

关键词 教育哲学 功用 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2)01-0007-04

教育哲学究竟有何用?这是学习与研究教育哲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对此,学界阐述不一。本文认为,教育哲学的基本功用有三:引导教育方向,启迪教育智慧,提升教育境界。

一、引导教育方向

教育方向问题就是教育的旗帜问题,方向比知识重要,比能力重要,比手段重要。如果方向错了,那么前进就是更大的倒退。如果方向错了,“教育资本”投入的愈多,那么南辕北辙的效应就愈大,受教育者受到的损失也就愈大,带给社会的危害就愈是可怕。天地之间,人是第一宝贵的生灵,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教育要发展,就离不开人们对它的理解、认可和支持,不为公众(这里的公众是指一切与教育要素有关的芸芸众生的集合体)所理解的教育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前途。因此,教育哲学的第一大功用就是指点教育应有的方向,让人们明确教育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向着哪个方向努力以及为此力所能及地做什么。

教育哲学源于教育现实,高于教育现实,但决不能脱离教育现实。它就像天上飞的风筝,可以飞得很高,也可以飞得叫人看不见,但一定要有一根“绳子”叫人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让人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如果没有这根绳子,让教育的公众看不见、摸不着、抓不住,不管你飞得有多高、有多远,在他们看来,那都是绣花枕头、镜花水月,不但不受待见、面目可憎,而且虚妄空幻,是十足的“屠龙之术”——“朱泚漫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

巧”^{〔1〕}。所以,教育哲学归根结底必须牢牢记住四个字: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把别人感化成了本家人,他愿意与你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荣辱与共。教育哲学要有本事让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爱心人士、普通老百姓等所有与教育有关联的人都知道教育的价值,让大家都能切身地感受到自己可以从中“获得真实的利益”,总能清清楚楚地准确反映公众在教育方面的愿望,总会给所有关心教育事业的人提供思考和参与指导教育的机会。教育哲学要能够在公众中赢得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得到人们最为广泛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教育家和哲学家。

教育哲学的重要职责就是按照教育发展的规律研究教育原理之上的“大原理”,在一切教育要素中抓住最本质、最核心的“原动天”性质的理念,进行充满人文情怀的解读。所谓人文情怀,就是自始至终牢牢抓住“以人为教育的第一要素”这个最高准则,把握住教育的主旨,结合教育实际对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其他一切与教育有关的关联者等诸多教育要素进行充满人情味的关怀、理解和尊重,让大家都知道各自努力的方向,让大家都明白自己在教育这个大舞台上应该恰当地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广阔的地平线引导心灵产生整体思想,受限制的地平线使人产生局部观念。”^{〔2〕}教育哲学要有这个能力,让教育者在教育难题和带有争议性的理论进行探讨和反思的过程中,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自由思考,在更为广袤的时空里开阔视野、砺炼修为、提升内涵。

作者简介 刘文霞(1960-),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个性教育等研究;徐海生(1978-),男,河南南阳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农村教育研究。

教育哲学总能帮助教育者拿出富有成效的行动方案,而不是被教育政策制定者牵着鼻子走,整天忙得团团转、效果却不明显。教育哲学要让教育者时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3〕}让教育者深刻领会其中的精髓,在教育实践中跨越“经师”与“人师”之间的分水岭,不再充当教育的机械操作工或者奴仆,而是把政策与实践结合起来,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教育哲学要有这样的功用,那就是唤醒民众对教育更高层次的觉悟,让民众心中沉睡的力量彻底觉醒,让一切与教育有关联的人们,包括最为平凡而又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找到自己为教育贡献“绵薄之力”的奋斗方向和人生的价值,“把人的地位从退隐状态提升到突显状态,从背景地位提升到主体地位”^{〔5〕},让“以人为本”的自由之花在教育的春天里彻底地纵情绽放。

二、后迪教育智慧

教育哲学是后迪人类教育智慧的学问。“教育智慧是教育理智(包括明智)与科学教育意识、教育能力与教育艺术的统一,作为教育理智与科学教育意识的统一,它是教育主体以人类已有的教育经验和知识为前提,以科学的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为坐标,通过对已有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审视、反思和辨析,经过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概括与抽象,提升、凝炼而成的科学教育理念。”^{〔6〕}它承担着后迪人类教育智慧的功能。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范畴中是永恒的主体,很多时候,教育者的起跑线决定了被教育者的起跑线,教育者的高度决定了被教育者的高度。不懂教育哲学的教育者顶多是个教书匠,很难不产生教育迷惘和职业困惑——当教育者自身茫然而无所适从、无法找回自我时,受教育者除了扮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角色之外,往往别无选择。正如著名教育哲学家乔治·奈勒所言:“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教师通过哲理的思考,致力于系统地解决人们已经认识清楚并提炼出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7〕}教育哲学的第二大功用就是后迪教育的大智慧,有了这种智慧,教育者

就会茅塞顿开、醍醐灌顶。有了这种智慧,教育者会像苏霍姆林斯基、杜威、孙维刚那样,把每一节课都变成了艺术再创的殿堂,把各种教育的要素进行最佳的排列组合,赢得最佳的教育效果。这种最佳排列组合的学问和能力就是教育哲学的精髓,就是理念层次指导下的高超的教育智慧。我们今天的教育哲学呼唤的正是这种能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大智慧。

“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是被大量事实和历史经验证明了的道理,教育哲学亦是如此。教育哲学的理论能够指导教育实践,不但能为教育实践提供强劲动力、配备强大引擎,而且能够化理论为行动,为教育不断注入新的生产力。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能够切实用来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哲学才是时代呼唤的教育哲学。如果说“教育是哲学的试验田”,那么,教育哲学就应该是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从古至今,世界上最杰出的教育都是干出来的,不干,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教育哲学如果脱离了教育实践而谈玄说妙、堆砌词藻,如果不能化作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只是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雄辩、书本纸上喋喋不休的啰嗦,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教育哲学的价值向来为人们所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太玄、太虚、不实在。石中英先生曾经颇为中肯地对此有过这样精彩的论述:“毕竟,人类是最经济的动物,谁也不会毫无价值的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价值指引着人们的学术活动。如果一种学术活动没有价值或没有实现其价值,那么它存在的合法性就值得质疑。”^{〔8〕}所以,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这是教育哲学应对价值危机的一个重要出路。教育哲学要赢得人们的肯定和尊重,就必须实实在在地为教育实践说得上话、帮得上忙、做得出成绩。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哲学理论工作者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从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来看,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它们在给我国的社会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考验教育哲学“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关键时刻,正是广大教育哲学理论工作者在攻坚克难上狠下功夫,为教育事业保驾护航、开创新局面的大好时机。教育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增强其应有的教育责任感和紧迫感,摒弃急功近利思想,克服浮躁情绪,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为教育实践奉献出实实在在的教育智慧来。

三、提升教育境界

“教育”与“哲学”的联姻创建了教育智慧的最好理论阐述、最高术语典范：“教育哲学”。它是一切教育的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无限逼近的时代精华。它是一门研究“我是谁”、“为谁学”、“学什么”、“怎么学”等具有内在统一性、充满人文情怀解读意义的宏大“人学”，是引导人们的心灵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旅程中挣脱思想束缚、自由思考的智慧之学。在这里，教育哲学中的“哲学”二字决不是哲学字典里的哲学本身，它只是一种术语，是一种借代，一种内敛和外延伸缩性极大的“范式”语言。打个比方，有人称康德为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卢梭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法拉第为电磁力学上的“哥白尼”、爱因斯坦为理论物理上的“哥白尼”、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海姆和诺沃肖洛夫师徒为材料科学上的“哥白尼”……所有这些“哥白尼”统统都是数学意义上的“相似”，而不是“全等”。人们不会因为他们被称为“哥白尼”就把他们都当做哥白尼本身，拿着纯粹天文学意义上的哥白尼套路来束缚他们各自的研究框架。在这里要的是一种同等意义上的价值平等，一种众所周知的精神实质认可，一种“借砖引玉”的思维转换。因此，教育哲学不可能是哲学的婢女，也不能活在哲学的阴影下，恰恰相反，教育哲学与物理哲学、化学哲学、天文哲学等一切学科哲学一样，有着自己无可替代的“独立人格”，是哲学的同道中人，二者在理论品格上毫无争议地拥有各自绝对平等的“人权”，大家都是平等的。教育哲学决不会因为“哲学”二字就变成了哲学的傀儡，更不会拿哲学的尺子来丈量自己的尺寸，按照哲学的鞋子来让自己削足适履。它应该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来发展自己，应该拥有自身独具魅力的特色和自己的学科“个性”。

没有自身“个性”的学科，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只能是“相似”强势学科的附庸。同样，教育哲学如果不立足于自身学科实践自力更生，只是一味地依靠哲学的外援，依附于哲学的体系，动辄以哲学的概念来演绎教育的问题，那它就永远没有成熟的时候。教育哲学要敢于突破一切条条框框，要深刻理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道理，要有自己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气魄。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向前发展的“产婆术”，它本身并不“生孩子”，主要起到预言、保健、催生和顺产等“首席顾问”的作用。它主要扮演理论先行者的角色，为教育开辟“新天地”、创设“元教育”因子，不断地创新、创新、再创新，无时无刻不在推动着

“元教育理论”的历史巨轮再上新台阶。打个比方，在自然科学领域里20世纪之前“不存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但是这三大理论一经发现，立即就在人类历史上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相对论消除了关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幻想；量子力学消除了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式的梦；而混沌则消除了拉普拉斯关于决定论式可预测的幻想。”教育哲学就是引导人们在“教育科学领域”里不断发现教育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等相关理论的理论，推动着教育的学科建设从第一宇宙速度到第二宇宙速度，从第二宇宙速度到第三宇宙速度，从第三宇宙速度到第四宇宙速度……在这每一次向上的大跨越中永无止境地提升着教育的大境界。而且，在每一次的提升中都像爱因斯坦当年提出的质能方程式($E=mc^2$)一样总能带来强大的现实意义，让搞实验物理学的科学家根据它的指引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核武器，发展各种各样的核事业，可以将它应用到军事上，也可以应用到民用上，带来的总是链条式的爆炸反应。教育理论提升后带来的效果应该也是这样的。

教育哲学就是运用哲学的思维但又不拘泥于哲学的思维，把教育的问题提升到具有哲学意境的高度，对已有教育理论进行批判、重构、发展和致用，不断推陈出新的学问。打个比方，谈到中国古代文学，你不能翻来覆去总是说我们的先秦散文如何如何，我们的两汉辞赋如何如何，你得讲中国古代文学是如何不断向前发展的，除了先秦散文、两汉辞赋之外，我们的祖宗又开辟了怎样的“新文学”领域，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教育哲学也是如此，不能总是跟在哲学的身后亦步亦趋地进行概念演绎，呆板僵硬地搞一些哲学的“舶来品”做门面、搞装饰，弄得水土不服、两张皮。教育哲学不在于吃得有多撑，而在于消化得有多棒，诞生了多少新生力量，实现了自身多大的跨越。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因为一个茴香豆的茴字引发出“回字有四样写法”的公案，向来被人们“誉为”没落学究酸腐研究的典型例证。回字哪怕有四千种写法也终究不过是一个回头是岸的“回”字而已，今天我们搞教育哲学研究应该避免再有这种毫无限度搞重复建设的迂腐之举。

科学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9〕}，教育哲学应该是教育实践的“先知先觉”，在批判和扬弃中站在高端，雄视千古。教育哲学应该是教育理论的精神领袖，在开拓和创新中继往开来，烛照四方。教育哲学应该站在理念的高

度,密切联系教育实践,让教育者能够“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10],拥有深刻的洞察力,能够达到“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秋,行以秋冬”^[11],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化无形为有形,变有界为无疆。教育哲学要向着这种王者“剑道”的方向发展,达到“庖丁解牛”、进退自如的意境,让教育的天地早日成为“烟火人间、太平美满”的理想家园。这应该成为教育哲学的伟大使命。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12]教育哲学就是把情感和思想表达得恰到好处、让品格和操守回归到纯真朴实的学问,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学问,就是“四两拨千斤”为教育理论提升到教育大境界的学问。境界一词,“孕于《周易》,明于老庄,定于郑玄,醇于达摩,成于王国维”^[13],王国维曾经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4]教育哲学应该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名句,这样的高格,这样的境界。

教育哲学是教育时代精神的精华,教育实践是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脱离教育实际生活的教育哲学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教育哲学。教育哲学要面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帮助那些追寻理想教育的教育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哲学,形成带有个人鲜明特色的教育理念,让他们在这种理念的光辉下开辟出一条具有自我统一性和社会统一性的教育之路,在润物无声中自然而然地引导受教育者踏上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但又浑然天成的求学旅程,进而培养出顺应人的本性及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学生:“不管我的学生将来想要在军队、或教堂、或法庭里供职,这对我无多大关系。

……当他离开我时,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将是一个官吏,一个军人,或者一个牧师,他将是一个人。凡一切适宜于人的,他会敏捷地学起来,而且不比别人差。”^[15]这即是教育追求的境界,也是教育哲学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庄子.庄子全译·杂篇·列御寇[M].张耿光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583.
- [2]雨果.九三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28.
- [3]第斯多惠.德国教师教育指南[A].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357.
-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 [5]陶志琼.新旧之间:教育哲学的嬗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61.
- [6]刘文霞.教育哲学应有的意蕴[J].教育研究,2001,(3).
- [7]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35.
- [8]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9.
- [9][苏]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1.
- [10]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M].李春玲译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223.
- [11]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9.
- [12]洪应明.菜根谭[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56.
- [13]傅东缨.教育大境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7.
- [14]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

作者单位 内蒙古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邮编 010022

The Required Functio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LIU Wen-xia, XU Hai-sheng

(Thian Ka-Ping Educational Academ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as three basic functions: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 enlightening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tate of education. Direction is the primary problem of education. Wisdom is the great soul of education. State is the happy pursui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unction; education